

末果 著

JUNNAN
FANG

俊男坊

最重的盟誓，原来是一场赌注。
最难的征服，却早已一见钟情。
最真的相守，原来埋藏着怨恨。
最冷的目光，却是最终的陪伴。

姜错
阴阳

【下】



NLIC2970860981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末果 著
JUNNAN
FANG

俊男坊

阴错
阳错

〔下〕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书
NLIC



NLIC2970860981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俊男坊

美雅
阴阳

(下)

下卷

壹壹陆	木凡起疑	001
壹壹柒	淡淡竹香	004
壹壹捌	打滚	007
壹壹玖	给郡主侍寝	010
壹贰零	邪恶的女人	013
壹贰壹	避难所	016
壹贰贰	无处可去	018
壹贰叁	让他变成了女人	020
壹贰肆	爱是痛	022
壹贰伍	为谁伤感	024
壹贰陆	玄明铜镜	027
壹贰柒	点灯照路	029
壹贰捌	小三小四	031
壹贰玖	去他的相似感	033
壹叁零	你是谁	036
壹叁壹	意外来客	038
壹叁贰	难道没有需要	040
壹叁叁	佩衿的任务	042
壹叁肆	劫持	044
壹叁伍	谁能管事	048
壹叁陆	劫持之路	050
壹叁柒	孤男寡女	052
壹叁捌	尽请尊便	054
壹叁玖	真面目	056
壹肆零	压寨夫人	058
壹肆壹	难以把握的男人	061
壹肆贰	毒针	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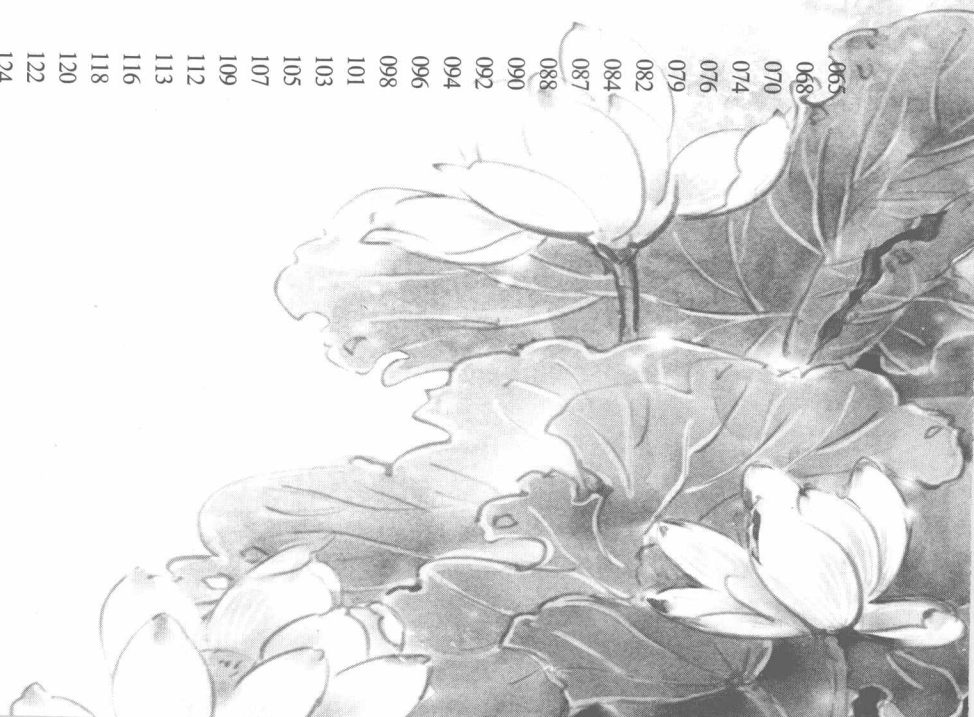
俊男坊

美探
阴阳

(下)

目录

壹肆叁	解药	065
壹肆肆	吸毒	068
壹肆伍	偷窥	070
壹肆陆	谁非礼谁	074
壹肆柒	裹着被子上岸	076
壹肆捌	释画	079
壹肆玖	旧景余情	082
壹伍零	探寻真相	084
壹伍壹	旧情旧人	087
壹伍贰	释情	088
壹伍叁	再不是他能控制的女人	090
壹伍肆	他的离开	092
壹伍伍	地下王朝	094
壹伍陆	如何能舍	096
壹伍柒	离开	098
壹伍捌	无颜以对	101
壹伍玖	没有公平	103
壹陆零	归路	105
壹陆壹	目的何在	107
壹陆贰	没有承诺	109
壹陆叁	佩衿的猫腻	112
壹陆肆	凭空出现的女人	113
壹陆伍	蛊	116
壹陆陆	恶毒心肠	118
壹陆柒	不容小视	120
壹陆捌	间接接吻	122
壹陆玖	想要的东西	124
壹柒零	非凡的狠心	127
壹柒壹	愧疚	128



壹柒贰	与狗同名	130
壹柒叁	冤家路窄	132
壹柒肆	吃鳖	135
壹柒伍	难得的一餐饭	137
壹柒陆	谁输了谁脱衣服	142
壹柒柒	赖皮是本事	144
壹柒捌	一张床铺十条腿	146
壹柒玖	木凡的包公脸	149
壹捌零	冷吗	152
壹捌壹	一心无二用	155
壹捌贰	戏要两个人演	157
壹捌叁	索取	163
壹捌肆	何为恨	165
壹捌伍	死有何惧	167
壹捌陆	他死了吗	168
壹捌柒	庆幸	171
壹捌捌	我要你的心	172
壹捌玖	慕秋的心	174
壹玖零	手腕上的赤红	176
壹玖壹	京城事发	178
壹玖贰	克隆	180
壹玖叁	留下是祸害	182
壹玖肆	极品人妖	184
壹玖伍	真假假假	185
壹玖陆	皇族的血液	187
壹玖柒	好死不如赖活	190
壹玖捌	要个答案就这么难	191
壹玖玖	一缕香魂随风散	194
贰零零	鹤山行	196



俊男坊

目录

附
录

(下)

贰零壹	忘了的事	200
贰零贰	共浴鸳鸯	202
贰零叁	陌生的瑾睿	204
贰零肆	不舍	207
贰零伍	独自赴约	208
贰零陆	再见娘亲	210
贰零柒	认错人	212
贰零捌	局势	214
贰零玖	不介意左拥右抱	216
贰壹零	情义	218
贰壹壹	太子?夜豹	220
贰壹贰	险中求乐	222
贰壹叁	该死的奔风	223
贰壹肆	冒牌护卫不顶用	225
贰壹伍	他想知道什么	229
贰壹陆	无法顾及她	231
贰壹柒	图她什么	232
贰壹捌	他果然是他	234
贰壹玖	言而无信	237
贰贰零	当真不在乎	239
贰贰壹	梅花烙印	240
贰贰贰	假象	242
贰贰叁	伯劳飞燕	243
贰贰肆	不能纵容	245
贰贰伍	欠一个解释	247
贰贰陆	言不尽实	249
贰贰柒	哥哥不嫌多	252
贰贰捌	同门之义	253
贰贰玖	混饭	255



贰叁零	用自己还余款	256
贰叁壹	讨要酬金	258
贰叁贰	代价	260
贰叁叁	别逼我	263
贰叁肆	鬼面惨案	265
贰叁伍	灿烂笑容	267
贰叁陆	留宿	269
贰叁柒	再谈一笔交易	271
贰叁捌	没有野心	273
贰叁玖	许三年光阴	275
贰肆零	未必知的光环	277
贰肆壹	憋傻了	280
贰肆贰	郁闷	282
贰肆叁	彼此	283



壹壹陆 末凡起疑



末凡出了弈园，往南直行，直到路的尽头，才慢了下来，赫然转入刺篱，如不细看，实在很难发现这刺篱之中还另有小道。

出了刺篱小道，眼前群山连绵，山清水秀，其中最高的山峰脚下搭着一座木屋。木屋外也没有围栏，几片菜地，菜叶肥厚鲜嫩。

一个颇有仙气的长眉老道正挽着衣袖，拿着水瓢，细心地给菜蔬浇水。

末凡下了马，任马自行在一旁吃草，走向老道，拱手行礼叫道：“无虚道长。”无虚道长放下手中水瓢，直起腰笑着看他，“你总算来了。”

末凡微微一笑，眼里仍有些踌躇。

“既然来了，难道还不相信老道？”无虚道长笑意盈盈，微摇着头。

“不是，只是觉得这些所谓的鬼神，实属虚无的东西，实在太过缥缈。”末凡并不掩饰对鬼神一说的怀疑。

“既然不信，为何还来？”无虚也不恼，笑着在水桶里洗去手上泥巴。

“道长能在此住上近四年的时间，仅这份毅力，我也该信。”末凡负手而立，静等着老道。

自从三年多前，这个无虚道长，上门寻到他，说弈园阴气煞重，定然有什么邪物，要入院查看，被他拦下了。

末凡从来不信什么鬼神，自然也不会相信他的话。

结果无虚道长不但不走，反而在这儿住下了，对末凡说，这弈园日后必生事端，定会前来找他。

“我这毅力虽然对你而言，起那么点作用，但是你来的目的，不是这个。”无虚道长拿过搭在木桶上的巾子，抹去水上的水，迈出菜地。

“哦？道长说说看。”末凡对这些奇人异士说的话，并不意外，淡淡然的并无更多的表情。

无虚道长暗暗称赞，这人果然不同凡响，早在三年多前第一次见面，但觉此人不凡，虽然不知他为何屈身给人做夫郎，但依他所料，此人定然是藏龙卧虎。

这也是他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

“进屋再说。”无虚道长将末凡往木屋里让着，泡了壶清茶，异香扑鼻，幽绿的茶汁在粗陋的茶杯中更显出真性，“尝尝。”

末凡也不推辞，端起粗瓷茶杯，轻啜了口，微笑着点了点头，“嗯，好茶，这茶叶想必是道长自己种的，再自己烤的吧。”

刚才在屋外，便看到木屋左侧不远处，有一小片茶树。

“让公子见笑了，不过在老道看来，公子却如这杯中茶。”无虚道长也端起了茶杯，



吹开茶叶，慢慢地饮着。

“弈园金瓦琉璃，而未凡只不过是包裹在这金瓦琉璃里的一个俗人。”末凡又轻饮了口清茶，细细地品着，口感润滑，入口清香宜人，久久留香。

“公子不必谦虚。”无虚道长顿了顿，放下茶杯，“在贫道看来，无论烂泥瓦房，还是金屋银室，与这粗瓷杯并无区别，而公子必然是潜伏在深海中的蛟龙。”

末凡淡淡地笑了笑，转开了话题，“道长说笑了，我今日来是有一事想请教道长。”

无虚道长也不再追问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容别人去深究，“十五夜里弈园上空罩着凶光，想来是有人中了血光之灾，公子这才来寻老道的吧？”

末凡放下手中茶杯，转头看向无虚道长，对他并不相瞒，如实道：“道长果然料事如神，我们的夫人差点送了命。”

“你们夫人？平安郡主？”无虚道长微微一愣。

“正是。”

“也对，如果出事的只是一个下人，又怎么能引起人的注意。”

“既然道长已看到异象了，请问道长，那到底是什么？”

玫果受伤一事，并没外传，所知之人也仅限于他、弈风、瑾睿、慕秋、冥红和服侍玫果擦身的小嫔。玫果未醒之前，就连下人也被禁足于门外。

末凡自他说出十五弈园有人出事，便对他的话又信了几分。

“这到底是什么，没看过，不好说，而且弈园上空的异象十分古怪，绝非平常之物。”

“难道当真不会是人所为？”末凡仍抱着一线希望。

“如果是人为，公子还需来找我？”无虚道长拈着白须。

“我们院子里人多嘴杂，但如果当真有道长所说的不净之物，传了出去人心惶惶还是小事，如果惊动了两国圣上……”

虽然弈园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选，但玫果身份特殊，这些人到底奉着哪个主子，就不得而知了。

“公子的顾虑情有可原，以郡主的身份，这样的事的确不可张扬了出去，公子回去稍作安排，给贫道一个可在院中各处查看的身份。”

“只怕委屈了道长。”

“看来公子早已做好了打算，那就照公子安排便是。”无虚对末凡又再打量了一番，这少年年纪轻轻，却深谋远虑，心思极为细密。

“道长勿怪，实在是下管着这个家，凡事不能不多留个心眼，否则残局难以收拾，我被逐出家门事小，这一院子二三百口人的性命事大。”末凡说得平淡，但这话谁听了，也能知道这样的事出了差错，会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这可不仅仅是这一院子人的性命这么简单了。

“公子要贫道怎么做？”

“我们院子正在动土修建新房，道长算个吉日，我请道长前去做场法事，对外便说是为了新宅添喜。到时你只说要在各处，自己亲手洒上仙水……虽然大家知道我平时不是信鬼神之人，但是为了郡主的院子，随俗请人做法事，却不会被人怀疑。”

无虚道长点了点头，伸出枯瘦的手指，掐算一番，“明日便是吉日，明日郡主可在

府中？”

“郡主？”

“贫道想一观郡主的面相。”

“明日只怕郡主便要回京，道长如果早些到府中，或许还能见上。”

“好，就这么定了。”

“既然如此，在下先告辞了，回去准备做法事的事物，明日在府中恭候道长。”末凡站起身拱手道别。

无虚道长起身相送，送出门，望着转进刺篱的身影，摸着胡髯，“此人不凡。”

玫果沐完浴，穿上小娴送来的衣衫，看看天时，离睡觉的时间还早，想着末凡的话，确实该去向瑾睿道个谢。

穿上外袍，向竹园走去。到了门口却犹豫了。

她不会忘记，他对自己有多不欢迎。

想了好一会儿，还是抬步进了竹篱院门。

到了门口，发现门边有好些竹子并非普通竹子，每个竹节如同一张鬼脸，正是她以前在竹海见过的鬼面竹。

记得那次，她见过这种鬼面竹后就深深地迷上了，不料瑾睿却种有这样的竹子，心下欢喜。

望向竹屋，门虚掩着，里面透着灯光。

壮了壮胆，清了清嗓子，对着门唤道：“瑾睿……”

屋内无人应答，又唤了两声，仍是如此。

心下黯然，他自是不肯见自己的，但又不甘就这么离去，竖起耳朵听了听，屋内却没有声音。又叫了声，“瑾睿。”

一个小丫头匆匆忙忙地从院外跑来，见是她，大吃一惊，忙跪了下去，“郡主，瑾公子被佩公子叫去了，还没有回院子。”

玫果看着跪在地上，神色慌张的小丫头，“你是这院子里的人？”

小丫头发着抖，“回……回郡主……是……”

“那你怎么不在这院子里住，我叫了这半天，才有人来，那他要用人时，不是还要到处找你们？”玫果皱了皱秀眉，这些下人真是懒散。

小丫头更是吓得面色惨白，“郡主饶命，郡主饶命，不是奴婢不服侍公子，是公子不要我们服侍……”

“什么？”玫果这倒意外了，这几个夫郎的院子个个配有丫头小厮，不要他们服侍，那这些人平时都是做什么的？

“瑾公子十分好洁，屋子都由他自己亲自打理，不让我们碰。”这些年来从来不见郡主走进这院子，她突然过来，在这儿叫了半天没人答理，按她儿时的性格，这院子里的下人只怕是少不了要被打个半死了。

“这些年，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小丫头不敢说谎。

“那你们平时都做什么？”



“我们只是扫扫院子。”小丫头更是如同筛豆，大滴的冷汗从额头上滴下。

“末凡可知道这事？”这帮下人，平时只是扫扫院子？倒是轻松。

“末公子知道。”

“他就由着你们这么懒散？”这个末凡，这院子处处打理得头头是道，怎么这儿就成这样了。

“就是因为瑾公子院子里的人平时空闲些，所以安排的都是能做手工活的人，平时没事做时，便给院子里做手工活。”小丫头的心怦怦乱跳。

“好了，你下去吧。”又错怪了末凡，早该想到，他事事细心，又怎么会让这些人松散得让别的院子的人不满？

小丫头跪着没敢动，呆呆地看着她，不知她的话是真还是假。

“你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等等。”

小丫头这才缓过了神，谢过了玫果，爬起来溜出了院子。

玫果推开竹门，无意中又扫了眼鬼面竹，突然灵光一动，鬼面……佩衿……



壹壹柒 淡淡竹香

推开竹门，新鲜的竹香扑鼻而来。

新建的竹屋，还带着没完全褪去的绿，在烛光下反射着高光。

屋内干净得一尘不染，仿佛进到了无尘的空间。

去了末凡的梅园已经觉得极为简朴，而到了这儿就更不是一个简朴可以说过去的。

摆设极为简单，甚至没有一件奢华的物件儿，也没有一件昂贵的家具，所有一切都简朴到如同深山中的幽居小屋。

虽然简单到几乎没有多的东西，却让人有种清雅的感觉，仿佛这间屋子的主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雅士。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也不会想到在虞国长公主的府邸中还会有这样的地方。

但也只有这份清雅才配得上瑾睿那清清冷冷的性情。

内间除了简单的竹床矮几，还有一个极大的竹架，上面放满了瓶瓶罐罐和装着草药的竹篓。

玫果这才想起，竹林里尚种着不少药草，有些倒是常见的，但有些却是她这学医的人都不曾见过的。

刚才进门时闪过的念头又再涌上了脑子，瞟了眼门口，快步奔到竹架边，随手拿起一个小瓷瓶，凑到鼻边。

淡淡的竹香飘进了鼻息，放下小瓶，另取了个玉瓶，同样熟悉的竹香……接连换了几个瓶子仍然如此。

手指抚过手臂上已除去了疤痕的烫伤，那晚进她房中为她上药的人，竟是他……
放下手中的药瓶，心里涌上的不知是何种滋味，一直以为他对自己只有恨意，只有厌恶。

所以对他也总是远远避开，就连他过得这样清苦，也不知道，平时对他真的太过疏忽了。

踱到矮几边，这琴安然无恙，让她感到欣慰，纤指拂过琴弦，悠扬的琴声顺指而出。她爱极了这把古琴，手指轻轻抚摸着琴身，不觉中就坐到了几前的蒲垫上。

瑾睿于花径小道间慢慢回走，远处一缕如丝的琴声传来，他冷寒的瞳孔慢慢浸上暖意。

离竹园越近，琴声越大，迷惑地加快了步子。

走到竹园矮栏外，屋内传出的琴声，让他微微一愣，站住了脚，静立在围栏外，手扶着竹篱矮栏，透过窗棂，望着矮几前专心弹奏着的娇小背影。

冷清的眼神在夜色中愈加的没有暖意，也不知是这天气冷些，还是他的眼眸更冷。

枯黄的竹叶随着风落在他的肩膀上，又被另一阵风吹落在地，带着萧索翻卷着慢慢飞远。

过了许久，琴声停止了，他才暗叹了口气，进了院子，犹豫了片刻才推开竹门。

玫果被竹门的吱呀声惊过神，转头看向门口，瑾睿冷寒绝美的面容闯入她的眼帘。

已将入冬的季节了，这夜里更为寒冷，他却还穿得很是单薄，让她有些心疼，他平时不要丫头小厮服侍，自己却不知道多加些衣衫。

当他的视线落在了古琴上，才赫然想起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特别是这把琴。

慌忙起身，退开一边，眼里闪过一丝窘迫，“我……不是有意想动你的琴……”

她忙咽下了后面的话，只是太喜欢这琴了，一时没能忍住。

如果这句话出了口，只怕这琴又要惨遭厄运，大眼睛里闪着不安，偷看着他的反应。

他只是淡淡地扫了琴一眼，便将视线错开了，难得地落在了她的脸上，冷声道：“你来做什么？”

虽然他语气冷得叫人难受，但总算没有找琴的麻烦，玫果暗松了口气，“我来谢谢你。”

“我没什么让你谢的。”他习惯性地视线错开去了，另寻了焦点。

不知是错觉，还是因为刚才的发现让她正浸在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中，分明感到他眼里比平时少了几分厌恶，“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你不必谢我，末凡叫我去，我不能不去。”他看向药架，盯着被玫果拿动过的那几个药瓶。

玫果顺着他的视线看向药架，发现那些小瓶都略为移动了方位，暗暗叫苦，怎么这么粗心大意，不按原位放回，摆得东一个西一个，全没了刚才齐齐整整的模样，被他一眼便看了出来。

“虽然是他叫你去的，但你终是救了我，所以我还是要谢的。”他如果不愿救自己，大可说没法可救，任自己自生自灭。

“有时救人，并不是想救她，而是不得不救。”他让出门口，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



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

“是这样吗？”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还赖在这儿，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她来的目的就是道谢，既然说了，这一趟也就没白来，本来就沒打算他能对自己和颜悦色，这已经是跟她说的话最多的一次了，也是最客气的一次。

但仍免不了地觉得失望，走出门口，站住了，回转身，“如果说这次是因为末凡的要求，不得不救我，但是那治烫伤的药呢？难道也是他要你给我的吗？”

如果是的话，他又何必半夜三更地使用迷药迷晕了她，再给她上药？只需将药给了末凡便是。

而末凡也并没提过这事，自然对这事根本就不知情。

不得不救？骗谁？又有谁信？

他身体微微一僵，不回头看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玫果微微笑了，“不管你承不承认，我知道是你。”稍顿了顿，看着他极尽完美的侧影，高挺笔直的鼻梁，抿紧的薄唇在烛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柔声道，“天凉了，多穿件衣衫，就算不喜欢别人服侍，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说完转身走下竹台阶。

刚下了两级，身后传来瑾睿冷得不带一丝暖意的声音，“以后别动那架子上的药瓶，有些无色无味，但只要吸入一点，便可以置人于死地，只怕是神仙在世也无回天之术。”

玫果心里一阵狂喜，蓦然转身，笑逐颜开，“你的心并不像你的人这么冷。”

冰冷的声音说出的话却是为着对方好的。

瑾睿寒着脸不加以理睬。

玫果也不介意，雀跃地跳着离开了。

瑾睿转过脸看着她欢跳的背影，寒着的脸，慢慢转暖。

玫果蹦到院子门口，伸手吊着一株竹子打了个圈，转过身来时，正好与他四目相对，唇边的笑意顿时僵了僵，下一刻却更加的灿烂。

瑾睿微微一愣，忙扭开脸，垂下了眼帘。

玫果咯咯一笑，踩着轻快的步子走了。

一袭艳丽的紫袍晃进了她的眼帘，顺着长袍下摆慢慢上看，肩膀上绣着金丝的展翅雄鹰。

不用看脸也知道来人是谁了。

一条冰冰凉的小蛇在脸上蠕动的感觉再次浮了上来，打了个寒战，也懒得再抬头看对方的脸了，直接抬脚就走。

“郡主，怎么见了我就走？”离洛笑嘻嘻地在她身后扬声问。

“话不投机半句多。”玫果头也不回，丢下一句，走得更快，如果不是顾着形象，早开跑了。

他追了上去，“我们都沒聊过，郡主又怎么知道我们话不投机？”

玫果带着敌意瞥了他一眼，“跟你有啥好聊的？一边凉快去。”脚下丝毫不肯放慢。

离洛咧嘴笑了，“难道你还在为我儿时的恶作剧生气？都四年多了，你这气也未必长了些。”

玫果猛然刹住脚。

他没想到她会突然停下，收势不住，撞到她后背上，将她撞得一踉跄，往前扑倒，忙伸手去拉她的手臂。

“不许碰我。”玫瑰尖声惊叫，在她看来，他就是一条冷血蛇，被蛇碰的感觉和当年蛇在脸上蠕动的感觉没什么两样。

离洛一惊，缩回了手。

玫瑰晃了晃身体，刚找到平衡点，脚下又被不知为什么会绷紧的长裙下摆绊了一下，接着听到布料撕裂的声音，身体转了个方向，直接往地下坐倒了。

“哎哟。”玫瑰一屁股坐在石子路上，呼痛出声，只恨自己屁股上没多长几斤肉出来垫底。

二人同时看向传来布料撕裂的声音处。

玫瑰的长裙自膝盖处撕裂开来，下摆处正被离洛踩在脚下。顿时气青了脸，这丫是不让自己摔倒誓不罢休啊？

离洛看着坐在地上的玫瑰，眼里闪过隐忍的笑意，心虚地抬起脚，释放出她的长裙下摆。

玫瑰气闷地揉着屁股爬起来，看着摆在地上的那块碎布，神色越来越阴沉，弯身握住碎布片，用力地一撕，长裙变成了带着毛边的及膝裙。

慢慢站直身，握着碎布片，伸到离洛前面，眯缝着眼，怒视着他，“离洛，你的脑袋有问题了吗？”



壹壹捌 打滚

离洛心虚也只是一时间的，见玫瑰翻脸，也就恢复了吊儿郎当的样子，“还是这么小气，还以为你长大了，能出息点了呢。”

“小气？”玫瑰怒火中烧，气得笑了，“对，我就是这么小气，这么没出息。你不小气了？”

离洛笑而不答，明摆着一副你说对了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才道：“不就是在地上打了个滚吗，至于气成这样？”

“好啊，你倒是滚来看看，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像你说得这么不小气了。”她刚回来的时候，这丫就拿蛇吓她。

这过了几年第一次真正打照面就弄她摔跤出丑，玫瑰来了脾气，也是不让人的。

“切……我一个爷们，怎么能在地上打滚。”离洛撇着嘴角，让他在地上打滚？开玩笑。

玫瑰拍去破烂衣裙上的落叶，眼里的轻蔑与厌恶全不加以掩饰，转身要走，今天就当是被狗咬了。



离洛这才想起来找她的目的，忙叫道：“喂，别走。”

玫果不停，只是略一侧头，将眼角的轻蔑回赠给他。

离洛收起笑，上前两步拦住她，“都叫你不要走了。”

玫果左顾右盼，冷冷道：“这有叫喂的吗？”

这些年来，离洛从来没把玫果当回事，被她直言点出，才想起彼此的身份，只得低了头，“郡主。”

“你叫我不走？”玫果得理并不饶人，抬眸看他，“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叫我不走？”

“我……”虽然他从来没当玫果是她的夫人，但自他们进这院子就打上了平安郡主夫郎的烙印，这个身份从来没有人怀疑和质问过，这时却被她质问，一时间竟有些蒙了。

如今要当着她的面承认自己的身份，心里竟堵得慌，见玫果也没停下等他回答的意思，反倒急了，脱口而出，“我是你夫郎。”

“我没你这样的夫郎，我丢不起这个脸。”

“玫果！”

玫果板起脸，回头瞪着他，“你叫我什么？”

“郡主。”离洛腹中的怒火也在慢慢滋长。

玫果嘴角浮起一抹得意，继续走自己的路。

离洛再也吊二郎当不起来，又追了上去，“郡主，我们谈谈。”

“你没资格和我谈。”

“要怎么样才有资格和你谈？”四年前她哭着被末凡带走，那时他就认定这个玫果也不过如此，可今天突然发现她竟这么难缠，头开始痛了。

玫果抿嘴一笑，这可是你拿脸送上门让我打，转过身时，哪里有一丝笑意，淡淡道：“我很记仇。”

这时的夜没有一丝的风，离洛却感到冷风阵阵，从脊梁骨一直寒到了脑门顶，“你想怎么样？”

“你不是说你很大气吗？那就证明给我看，让我心服口服，否则……”玫果转身又走，尽挑人多的方向走。

“要怎么样，你才能心服口服？”离洛只得跟在她后面。

玫果洗耳静听，知道这花径小道一转弯，就有不少仍在忙碌的下人在这附近。

停了下来，正色道：“那你也在地上打打滚给我看看，看你会不会恼？如果恼了也就说明你刚才说的话全是放屁，你也没资格和我谈什么。”

离洛哭笑不得，这半大女人果然不成熟，这在地上坐一坐，滚一滚，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个，你记到现在？”

“对，我就这么记恨，你做不到就趁早走，我可要回去睡了。”玫果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你……你刚才也不过是摔了一跤，在地上坐了一会儿。”

“好啊，那你也在地上坐一会儿，也算数。”玫果板着脸，肚子里却笑开了花，鱼儿要上钩了。

“好。”在地上坐一坐，这芝麻大的事，这能有什么？

“等等。”玫果拉住他，“哪有这么简单？”

离洛心里咯噔一下，就知道不会这么完事，“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是女人，你是男人，你应该比我更大气，我在地上坐了最少有一盏茶工夫，那你最少得在地上坐上一炷香的时间。”

“这多坐一会儿，有什么区别？”离洛眉头慢慢扭了起来，这小女人还真是无理取闹。

“你觉得没区别，可是我却觉得区别大了，我没耐心等，如何？”

“行！”离洛没好气地要一屁股坐下去，不就多坐会儿吗？不就是地上凉点吗？这能有啥？

玫果又一把拉住他，“等等。”

“还要怎样？”他不耐烦了，拂开她的手。

“这一炷香时间，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能起来，否则不算数。”

一种不好的感觉在他心里划过，看着月光下她清澈无邪的眼眸里带着任性，心下略安，或许是自己多心了，“好。”

又再等了会儿，不见她再说什么，“还有什么吗？”

玫果摇摇头，“没了，记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

离洛忍着一肚子气，别开脸，一抛艳丽的紫衫下摆，坐了下去。

刚坐下，玫果扬着手中的破布片，大声叫道：“大家快来看啊，一个大男人赖皮在地上打滚呢。”

“玫果，你！”离洛怒指着玫果，要跃身起来。

玫果压低声音，对他笑道：“无论什么情况。”

离洛顿时语塞，一张清秀的俊脸，涨得通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想起身离去，但如果这样一来，以后玫果当真不会再答理他，那自己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只得忍了又忍，重新坐了下去。

就这么片刻间的工夫，花径后的下人已有几个奔了过来，看见地上黑着脸的离洛，捂着嘴，顿时张口结舌，“离……离公子……”

离洛瞪着玫果，更是阴沉了脸。当着下人的面，却不好说什么，冷哼了一声。

玫果仍扬着嗓子叫：“大家快来看啊，有猴戏看啊。”

向来安静的游园顿时沸腾起来，不断地有人拥过来围观。

可是当看到地上的离洛时，均是一脸的古怪神色，想笑又不敢笑……

离洛又急又气，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

“出了什么事？”一个高大的身影，拨开人群，挤了进来，惊大了眼，“离洛，你在搞什么鬼？”

离洛还没回答，玫果抢着蹦到他面前，“冥红，帮我扁他。”

冥红这才看到人堆里的玫果，衣衫不整，慢慢蹙紧浓眉，“怎么回事？”

玫果小嘴一扁，委屈地抽搐着，用拿着那块破布的手擦着眼角，“他欺负我……”

“玫果，你不要胡说八道。”离洛再也忍不住，怒喝出声。

玫果更是委屈，“我有胡说八道吗？你把我弄倒在地上，还撕了我的衣衫……你难



道没欺负我吗？”

她口口声声左一个欺负，右一个欺负，离洛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别人听起来，就是另一层意思了，眼角不时地瞟向玫果破烂的裙摆，小声地议论开了。

他们本来是夫妻，按理亲热一下也无可厚非，但用强……还是在这人来人往的路口，就有些不太合适了。

“你……”离洛这才算是明白了玫果是有意让他出丑，明知她那席话不是那回事，却无从辩白。

这时刚回府的末凡见围了一大堆人，心里一惊，忙赶了过来，也分开人群挤了进来，扫了眼地上的离洛，再看一脸委屈的玫果，再听下人们的小声议论，已是了然。

玫果见末凡来了，知道糊弄不过去，不过戏还得继续演，拉着冥红的胳膊，“我不让他……他就赖在地上不起来了，我才叫了你们来帮忙，把他劝起来……”

冥红噗的一声笑出了声，被好友一个冷眼瞪来，忙忍着笑，可是眼里的笑意一时间却去不掉，憋得好不难受。

“玫果，你不要血口喷人。”离洛一张脸涨得紫黑，恨不得将这该死的小恶魔一掌拍死。

“我有吗？我有吗？我血口喷人的话，你起来啊。”玫果忍着肚子里的笑，那表情就像真被人占了极大的便宜。

悄悄伸出一根手指头在身侧比划了“一”字。

离洛坐在地上矮，自然看到她垂在身侧的手指，只想张嘴咬掉那根如葱尖般的白嫩指头。

末凡顺着离洛愤怒的视线，看到玫果正晃着的“一”字，暗暗发笑，这小丫头。

转过身对下人们道：“都散了吧。”

他发了话，下人们也不敢再逗留，纷纷散了。

人散了，戏也没人看了，玫果收起了那副可怜相，笑嘻嘻地迎向离洛怨恨的视线。

末凡摇头笑了笑，“你怎么这么捉弄他，有些过了。”

玫果将手中的破布片抛给他，撇了撇嘴角，“谁要他惹我的。”转身往自己院子走。

冥红上前拉起离洛，离洛打开他的手，气呼呼地一跃而起，指着玫果怒吼：“玫果，你给我站住！”

玫果装傻，“有事？”

离洛握紧了拳头，只差没一拳挥出去了，“你答应的事。



壹壹玖 给郡主侍寝

玫果继续装傻，“啥事？”